

法·大仲馬原著
李牧華新譯

黑色鬱金香

文化圖書公司印行

著學(名)文界世

香 金 鬱 色 黑

著 原 馬 仲 大 · 法

譯 新 華 牧 李

司 公 書 圖 化 文

譯者的話

五十五年的秋天，我在臺北市的遠東戲院一連看了兩部打破外國文藝影片票房記錄的電影：一部是由瑪麗莎主演的「不如歸」，這是一致公認最動人的文藝影片；另一部是由亞倫德萊主演的「黑色鬱金香」，這也是一致公認最精彩的文藝影片。雖然片名的中譯為「龍虎弟兄」，也沒有以某人的小說改編作為宣傳，但是片頭卻映出The Black Tulip 根據大仲馬的小說改編。

我喜歡大仲馬的小說，因為他的作品讀起來故事能引人入勝，給讀者一種淋漓盡致的快感。

我也喜歡鬱金香這種花，說也奇怪，我每次看到鬱金香就想起了大哲學家蘇格拉底，頭腦大大的，光光的，身材瘦瘦的，硬硬的，渾身流露着一種沉思與憂鬱的氣質。其實，蘇格拉底是什麼樣子，我也沒有見過，哲學史上是怎樣描寫的，我也沒有讀過，我所說的，只不過是一種直覺罷了。

在我看過「黑色鬱金香」改編的電影以後，就覺得這是一本值得一讀的小說，正好當時有一位朋友去美國，我託他寄了一本，卻是縮寫本，只有三萬字，因為字數太少以中英對照本的形式出版，沒有想到這本薄薄的本子還引起了讀者的興趣，賣到了第五版，而且在繼續賣。後來友人從香港寄來一本英文全譯本的黑色鬱金香，

雖然有幾個朋友勸我譯出來，但一直沒有開始。去年譯完了「基度山恩仇記」，於是抱着一不作，二不休的決心，才譯了出來。

大仲馬的小說，大部分是以歷史作為寫作的背景，「黑色鬱金香」也不例外，他是寫英國的奧倫治公爵統治荷蘭時代的一個戀愛悲喜劇，這個故事不像「基度山恩仇記」那樣複雜，在描寫愛情上卻比「基度山恩仇記」要熟。

作者在本書上一再地強調，這個故事真有其人，實有其事，這原是小說家的一種寫作方法，大可不必相信，因為故事的真實性越高，可讀性和戲劇性會自然降低，往往讀者最感興趣的部分，是作者最表現幻想的部分。

譯者因為學疏才淺，雖然在翻譯本書上花了不少的時間，在譯完以後，再看一遍，不滿意的地方仍然很多，敬請先進和讀者不吝指教！

譯者 記於臺北

黑色鬱金香 目次

一、感恩的人·····	一
二、兩弟兄·····	八
三、約翰的學生·····	二〇
四、羣眾的審判·····	三二
五、種鬱金香的人·····	四四
六、鄰人·····	五〇
七、逮捕令·····	五七
八、搜索者·····	七〇
九、家族牢房·····	七八
一〇、獄卒之女·····	八四
一一、凡比爾的遺囑·····	九一
一二、斷頭臺·····	一〇三
一三、賄賂者·····	一〇七
一四、勞威斯丁堡·····	一二二
一五、人約黃昏後·····	一三八

一六、師生之間·····	一二七
一七、第一棵種子·····	一三五
一八、羅莎的情人·····	一四六
一九、少女與花·····	一五五
二〇、別離期間·····	一六三
二一、蓓蕾·····	一七四
二二、奇花初放時·····	一八六
二三、仿造的鑰匙·····	一九三
二四、失竊之後·····	二〇一
二五、凡哈生先生·····	二〇七
二六、奧倫治公爵·····	二一六
二七、上帝的證明·····	二二八
二八、百花之歌·····	二三八
二九、牢獄驚魂·····	二四七
三〇、公爵與少女·····	二五五
三一、鬱金香節·····	二六〇
三二、最後的請求·····	二六四
三三、獎·····	二七〇

黑色鬱金香

李牧華譯

一 感恩的人

一六七二年八月二十日那天，海牙市一片生氣蓬勃的景象，街道上非常清潔整齊，會使人相信這兒每天在過禮拜。高大的樹木，遮蓋着歌特式的房舍；像一面鏡子似的運河裏，倒映着教堂的尖閣，和東方式的圓屋頂。

這座荷蘭首都的海牙市，大街小巷裏都擠滿了人，有的腰帶上掛着尖刀，有的肩膀上擱着步槍，有的手裏拿着棍棒，匯成了一股五顏六色的混流。大家都匆匆忙忙，神情不安地向貝頓霍夫監獄湧去。

這是一座使人望而生畏的監獄，從街道上可以看見那鐵窗上的鐵柵。

約翰維特州長的弟弟，考尼維特以企圖謀殺的罪名，囚禁在這座監獄裏，說得正確些，他是受了外科醫生泰克納的陷害。

首先我們要告訴讀者諸君，本書的故事相當有趣，尤其讀者是我們的老朋友，

一定知道在我們的能力範圍之內，我們一定會實踐諾言；但是爲了要讓讀者明瞭當時的時代背景，和政治情況，下面的幾段說明是必要的，因爲這個故事就是根據當時的真人真事所寫的。

考尼維特是堤道總監，他的故鄉多特市的退職市長，也是荷蘭的國會議員，和他的哥哥約翰維特，荷蘭州長，提倡共合，利用影響力，頒佈『永恒詔書』，廢止荷蘭王儲。在一個動盪不安的時代裏，公論很難證明一個人的廉潔正直，所以荷蘭人都把維特兄弟看作是共和國的化身。在荷蘭的羅馬人，爲了迎合民心，提出自由的口號，喚醒大家對王儲的懷念，使他們永遠想到奧倫治公爵，威廉太子。

維特兄弟發現法王路易十四的道德，影響了整個歐洲，武力威脅到了荷蘭，他們一方面要努力穩定民情，另一方面要努力解除法國所構成的威脅。而荷蘭的人民希望立一個新政黨領袖，對抗路易十四的挑戰，這個新領袖就是英國查理一世的孫子，查理二世和瑪麗史蒂華的兒子，奧倫治公爵威廉。

奧倫治公爵在一六七二年的時候，只有二十二歲，他是約翰維特的學生。約翰維特在國人的願望前面，同意立威廉爲王；但是他的弟弟考尼維特卻非常頑固。有一天，奧倫治公爵所領導的橘帶黨員包圍了考尼的家，以死來威脅他簽署恢復王位的法案，最後在他的妻子哀求和眼淚之下，他感動了，只簽了V.C.兩個字母，表示他在武力下讓步，以當時的情況來說，這次他沒有死，真是一件奇蹟。

約翰維特同意了國人的願望，幾天之後，遭遇謀殺，雖然受了重傷，卻沒有死。在橘帶黨看來，維特兄弟在他們的計劃上永遠是兩個障礙，非鏟除不可，於是他們改變了策略，要用謠言達到匕首沒有達到的目的。

橘帶黨的一個激烈分子，名字叫泰克納，是個外科醫生，受了橘帶黨支部的指示，去向檢察長告密，說是考尼維特想賄賂他刺殺奧倫治公爵。在一六七二年八月十日，檢察長下令逮捕了考尼維特，在審問的時候，他用鎮靜的態度，宏亮的聲音，朗誦了霍拉斯的一段史詩「正義永存」。並沒有承認任何企圖刺殺的計劃。結果法庭宣判考尼的財產充公，革除一切公職，逐放出境。

在這一章的一開始，我們就提到了，一六七二年，八月二十日那天，全城的人都向貝頓霍夫監獄湧去，爲了要看考尼維特的出獄，因為他被逐放了，看一看這位對大詩人霍拉斯的史詩頗有研究的貴族，在拷刑臺上受傷的情形。大部分的人只是想去看熱鬧，但是其中有一部分人想趁機會發動一項暴亂。

「從貝頓霍夫監獄到出城門的這段路上，」橘帶黨的激動分子暗示暴民說：「可以向考尼維特身上摔些髒東西，擲幾塊石頭，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考尼維特不但在恢復王位的法案上簽了A·O·（強迫簽字）而且他還企圖刺殺奧倫治公爵。」

「我們在海牙應當把他勇敢地解決，不能讓他逐放出國，再同法國勾結，再和他的流氓兄弟約翰維特生活在金銀堆裏。」維特兄弟的仇人插嘴說。

在這樣的煽動下，海牙的居民都匆匆忙忙地向貝頓霍夫監獄跑去。

心懷奸詐的泰克納，裝出一派正人君子的神氣，得到了橘帶黨人的支持，領導着暴民在街上示威遊行，看起來像一個真正的英雄。他們的陰謀非常成功，每一句充滿挑撥性的話，都深深地擊中了暴民的心理，使他們對奧倫治公爵歡呼，對考尼維特詛咒。

有些暴民甚至於遷怒到法官身上，認為對一個像考尼維特這樣的壞人，只是宣判逐放，實在太便宜了。

有幾個激動分子互相交頭接耳地說：「他會溜掉，他會離境。」

「在史克溫港口有一艘船等着他，泰克納看見過，是一艘法國船。」

「誠實的泰克納！泰克納萬歲！」羣眾齊聲歡呼着。

「我們要注意，」一個聲音從鼎沸的人羣裏傳了出來：「考尼維特和他的哥哥約翰維特，同樣是賣國賊，我們不能讓他們逃掉。」

「這兩個傢伙到了法國，會用我們把軍火，把造船廠售給路易十四的錢，尋歡作樂！」

「我們不能讓他們走掉啊！」一個自稱愛國分子的人喊着。

「到監獄裏去！大家都到監獄裏去！」羣眾齊聲吶喊着。

市民一邊吶喊，一邊向監獄跑，扳動着步槍，揮舞着斧頭，在向死神挑戰。

有一隊騎兵，在貝頓霍夫監獄外面防守着暴民，他們冷靜地騎在馬上，一動不動，像是許多大理石雕像，看起來比狂喊亂叫，揮槍舞斧的暴民更森嚴可怕。海牙騎兵隊長，泰萊伯爵，領導着他的部下，不只要對抗暴徒，同時還要對抗煽動暴亂的民兵。

「奧倫治萬歲！處死賣國者！」

暴動的市民一邊喊叫，一邊前進；這時泰萊伯爵舉起劍，向他們迎了前去說：

「諸位，你們想怎麼樣？」

「奧倫治萬歲！處死賣國者！」

「『奧倫治萬歲！』非常對，」泰萊說：「我當然是喜歡高興的面孔勝於愁苦的面孔。『處死賣國者！』爲了表示你們的願望，只是喊叫喊叫也無可厚非；但是要真心實意地處死他們，我們要阻止，而且會阻止的。」

泰萊伯爵說完以後，轉身向他的部下說：「弟兄們，準備！」

騎兵奉到了命令向前逼進，民兵和羣眾在混亂中自然退縮。這使騎兵隊長的脸，上泛了個得意的微笑。

「諸位，」泰萊用一種職業性的嘲笑聲調說：「請大家放心，只要你們不向監獄前進，我的弟兄們是不會向你們開槍的。」

「閣下，你可知道我們有步槍嗎？」領導暴民的首領咆哮着。

「我知道得非常清楚，你們在我的眼前把槍幌得很久了，我請求你們要了解，我們這邊有手槍，手槍的射程是五十碼，你們距我們只不過二十五碼。」

「處死賣國者！」焦躁的市民喊着。

「走開吧！」這位軍官不高興地說：「你們老是喊着這一句，已經使人覺得討厭了！」

他一邊說着勒馬跑到了騎兵前面，這時圍繞着貝頓霍夫監獄的暴民越來越憤怒了。

然而憤怒的羣眾卻不知道就在他們對一個犧牲者叫罵的時候，而另一個犧牲者好像是趕來迎接他的命運。他從羣眾和騎兵的背後經過，自己卻向貝頓霍夫監獄走去。

約翰維特帶着一個僕人從馬車上下來，默默地走到了監獄門口。他向看守說出了他的名字。這個看守認識他，於是約翰說：

「早安！格萊發斯，我來接我的弟弟，你知道他是被判逐放，我要送他出城。」因此看守開了監獄的大門，放他進來以後又馬上把門鎖了。

走了十多步的時候，約翰維特遇見了一個可愛的少女，大約有十七八歲，穿着法利賽女人的服裝，很嫺靜的向他行了個屈膝禮。

「早安！我良善美麗的羅莎，」約翰維特說：「我弟弟怎麼樣？」

「噢！約翰先生，」這個少女回答說：「我耽心的倒不是已經給他的傷害，因為現在那已經過去了。」

「那麼，你耽心的是什麼呢？」

「我耽心的是他們正在打算要傷害他。」

「噢，是的，」維特說：「你的意思是指在外面叫喊的民眾嗎？」

「你聽見了吧？」

「我的確聽見了。他們的情緒非常激動；但是在他們看見我們的時候，或許那種情緒會平靜下來，因為我們所作的一切都是對他們有益的，我們從來沒有作過壞事。」

「所不幸的，羣眾都是盲目的，他們的行為往往和事實相反。」這個少女喃喃地說着，看見她父親使了個臉色，就退了後去。

「的確，孩子，你的話說得對極了。」他一邊走，一邊心裏想：「這個女孩子她不認識字，也從來沒有讀過書，但是她剛才的一句話卻道破了世人的歷史。」

他的態度還是保持着一貫的冷靜，但是他的表情卻顯得比剛進監獄的時候更加憂鬱了。這位州長向囚禁他弟弟的牢房裏走去。

二 兩弟兄

至於美麗的羅莎，早就知道了事情會演變得非常嚴重。當約翰維特爬上那通往他弟弟考尼維特的牢房的螺旋形樓梯時，市民們盡量地向攔住去路的騎兵擠進。

暴民的首領看到了這種景象，心裏非常高興，聽見那可愛的民兵拼命地喊着：

「市民萬歲！」

至於泰萊伯爵，他的小心謹慎正如他的堅忍不拔精神一樣。他在騎兵的手槍保護下和市民談判，向他們解釋，他是奉命來保護監獄的。這時有三個人向他走了過來。

「那裏來的這種命令呢？爲什麼要保護監獄呢？」一個橘帶黨人叫着。

「止步！」伯爵說：「你的問題超出了我回答的範圍，我奉到的命令是『保護監獄』，我只有保護監獄。諸位，你們自己也差不多就是軍人，你們一定知道，命令只有服從，決不許反抗。」

「但是給你下了這樣的命令，賣國者可能會離開海牙市。」

「很有可能，因爲賣國者受到的懲罰是逐放。」泰萊伯爵回答說。

「是誰給你下的命令呢？」

「天呀！是政府。」

「政府就是賣國者。」

「我還沒有聽說過。」

「你自己就是賣國者。」

「我？」

「是的，你！」

「至於這一點，先讓我們互相了解一下，諸位，我出賣的是誰呢？國家嗎？不，國家給我發着薪餉，我不會出賣的，我只是忠實地服從着國家給我下的每一道命令啊。」

因為伯爵是站在對的一方面，所以暴民爭論不過他，唯一對付他的辦法是高聲叫罵，加倍的威嚇；伯爵卻恰好相反，顯出比平常更冷靜，更文雅的風度。

「諸位，」他說：「放下你們的步槍吧！可能會有一支不慎走火，假如打傷了我們的一個人，我們會打翻你們一兩百個，這的確是很可能的，到那時候我會覺得抱歉，你們會覺得更加抱歉。尤其像這種事情，你們無法預料，就是我自己也無法預料。」

「如果你能預料到的話，」市民叫着：「我們該向你開槍。」

「當然可以，就是你們打死了我們的一個小兵，我們也不會讓你們的人比我們死得更少。」

「那麼把這個地方讓給我們，你去當一個好市民吧！」

「首先，我不是一個市民，」伯爵說：「我是一位軍官，市民和軍官是兩回事；其次，我不是荷蘭人，我是一個法國人，這就更不同了。除了荷蘭政府以外，我和任何人都沒有關係，因為政府給我支付着薪餉。就這樣吧，讓政府發一道把這個地方留給你們的命令，我會很高興地馬上離開，因為我在這兒已經覺得很厭煩了。」

「好！好！」有一百個聲音喊着，即刻引起了五百個市民的響應：「我們到市政廳去，我們去見檢察官！去吧！去吧！」

「這倒不錯，」泰萊喃喃地說着，當他看見羣眾之中最激烈的暴民已經走開了，他說：「去到市政廳請願，你們就會知你們的願望也許能實現，去吧！市民們！去吧！市民們！」

這位可敬的軍官很信任法官，在法官的一方面，也很信任泰萊伯爵。

「隊長，」少尉對伯爵低聲說：「我希望檢察官對這些瘋子的請願斷然拒絕了；假如他們再給我們派些援兵來，這對我們倒不是一件壞事。」

就在這段時間裏，約翰維特和監獄裏的看守格萊發斯，以及看守的女兒羅莎談

過了話，爬上了樓梯，到了牢房的門口。他的弟弟考尼維特忍受了拷問之後，躺在牢房裏的草蓆上休息，使他更痛苦的是他被判了逐放。

考尼的手腕和手指在酷刑拷打下都折斷了，但是他並沒有承認那種莫須有的罪名。他在痛苦中過了三天，現在呼吸漸漸地舒暢了，本來在他的預料中，法官會判他死刑，但是結果卻宣判他逐放。

假如考尼維特的仇人，在這貝頓霍夫監獄的黑暗牢房裏看到了考尼蒼白的臉上，帶着殉道者的微笑，在他看到了天堂的明艷光輝之後，而忘記了人間的不幸時，他們會覺得失望的。

這位提道總監的確已經恢復了力氣，他能夠這麼快地恢復，是由於他有一顆堅強的意志，並不是由於別人的幫助。他在計算着按照法律的手續，他在監獄裏還得再待多久的時間。

這時，民兵和暴徒的喊叫聲混合在一起，咒罵着維特弟兄，威脅着泰萊伯爵，因為泰萊作了他們衝進監獄的障礙物。在獄牆外面的喧叫聲，像海浪擊撞着岩石，這時傳到了囚犯的耳朵裏。

像這種威脅性的喧嘩，似乎是並沒有引起考尼維特的重視，也不值得他追問喧嘩的原因，他更不會站起來從那隔開光線和外界喧嘩的鐵窗裏張望。

他仍然深深地浸在他的沈思默想裏，這差不多變成了他的習慣。他覺得連結他